

开卷可闲读,无用为大用

——《开卷二〇〇期》读后

■ 王 萍



收到《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从南京寄来的《开卷二〇〇期》,素面朝天的外观,质朴典雅的气质;虽然厚得像块砖,给人的感觉仍是内秀的:32开的小开本,柔和轻型的内页纸张,以及舒适的文字排版,使读者在阅读时,如独坐幽篁里,静心品香茗。此外,《开卷二〇〇期》的装帧还颇多细微的用心之处。比如书脊处细密的锁线,薄涂的背胶,以及可以活动的封皮,使厚厚的书本可以完全翻开,甚至平摊在桌面上,牢固又实用,大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据了解,《开卷二〇〇期》的设计者是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称号的潘焰荣先生。《开卷二〇〇期》会在不同部分采用不同颜色和质型的纸张,纸张散发的气息与内容相互呼应,其中韵味可以意会而难以言表。

《开卷二〇〇期》是2000年创刊于南京的读书民刊《开卷》为纪念出刊200期而出版的特刊。全书分为“序跋”“年谱”“总目”“人物”四大部分,共计53万字。私以为最耐读耐品的,是董宁文所编的“序跋”部分。之所以觉得这些文字最耐品读,引用唐弢先生的书话创作主张,“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开卷》的作者群是那么璀璨,著名作家、学者、漫画家等文化名人云集,他们在人格、学养、见识、感情、志趣等诸多方面都显出不俗的高度,所谓“繁华落尽见真淳”,他们写起文章来,涉笔成趣自有真味,而不断加入的青年才俊,也往往才情俱佳,文章涌动着青春的活力,为《开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足足近500页的序跋合集,可谓珠玉萃集,于读者而言,真是汲取知识、启发情志、启迪

思想和品味艺术的盛筵。况且,序跋除了本身隽永耐读,还往往指引读者领略原书的精华,感受作者的人格与才情魅力,有心的读者就可由此入手,按图索骥,寻得自己的有缘之书、有缘之友,获得一片广阔的阅读天地。

“年谱”部分则由《开卷》多年来的忠实读者董国和先生所编,包括“自序”“日志”“众说”“附录”等部分。在“自序”中,董国和总结《开卷》得以寿延200期还继续前进,是因为得改革开放之惠。“日志”里按月记录了《开卷》第一卷至第十一卷期间组织或参与的重要活动,清晰地勾勒出《开卷》创刊以来的足迹。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可闲闲阅之,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文坛逸事或闪着智慧火花的好书好语。“众说”是《开卷》第一卷到第十二卷期间收到的读者反馈,有热切的赞美、理性的建议,也有见仁见智的争议……在这个部分,来自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的众多读者们,不论耆老宿儒、作家学者、青年才俊还是普通读者,大家仿佛都成了《开卷》主题

茶馆里的茶客,姿态悠闲地品茶嗑瓜子,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看着这一派热闹景象,不禁让人感叹《开卷》的魅力。

董宁文在微博上说,《开卷二〇〇期》可作为闲读《开卷》的索引,那么“总目”就是最直接体现这种工具价值的部分了。“总目”包括了《开卷》第一卷至第十七卷所刊载文章的完整目录。我在读《开卷》时,不时见到有读者表示太喜爱《开卷》,以至想要完整收集,但或因为后知后觉,或因为相见恨晚,或因为外借、搬家等客观原因,留下了遗珠之憾。不少读者还刊出补全广告四处求索。我想,随着《开卷》继续前进,收全《开卷》将成为越来越困难的事,那么“总目”的用处就愈发凸显。

最后的“人物”部分,是部分“开卷人”的图文简介和“群贤聚”的影像。按董宁文的话说,这是“《开卷》200期以来相关作者、读者的一次纸上相聚”,只是从他手边能够找到的照片中选出了200余位,并无刻意的安排。而这些人

深处,唯留下华章美文,供有心的读者追索。而“群贤聚”里那些美好的欢聚,也已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定格,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开卷二〇〇期》是《开卷》17年精华的集大成者。记得龚明德先生曾说过,不喜欢《开卷》,或见了《开卷》却不知道读了要好好收存利用以备日后重读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胡阿祥教授也认为《开卷》养心,但凡向学子们推荐好书,必然少不了《开卷》。他说:“从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读读《开卷》,当添一分儒雅气,多一层人文感,少一些浮躁。”而我的导师徐雁先生也乐此不疲地穿针引线,引导学生与《开卷》结缘。走进《开卷》,就仿佛走进了文化圈名人们聚会的客厅、茶馆,即便自己还说不上什么话,但做个小小听众,那么文艺学术、文坛逸事、人生智慧等诸事,就尽在他们的自在笑谈中领略了。听多了这些,自然就慢慢熟悉了文化圈里的人与事,可不就是“进入这个文化圈”了嘛。

读《开卷二〇〇期》还有另一个突出感受:这是一本适合“闲读”的书。“闲”是“开卷”系列与生俱来的气韵。早在2000年《开卷》创刊时,蔡玉洗先生就写了《缘起》一文阐述办刊宗旨,他对《开卷》的期待,是“联系读书人的一座桥梁,使人与书能够愉快地交流起来”。《开卷》刊载的大多是篇幅不长而见识卓异的作品,风格上也喜欢自然、通透、灵性之作,绝少组织排布过头而显得死板的文章。这本《开卷二〇〇期》,宁文

也说它适合“闲读”。我以为,“闲读”不闲,正如大用无用,“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在澄静平和的状态中获得。安身立命当然重要,但精神世界的富足平和,更是应对人生阴晴风雨所必需的。

《开卷》向来有重视总结、纪念的传统,创刊100期时出版的《凤凰台上》和《我的开卷》,创刊15周年时出版的《开卷十五年精选》,都有很强的阅读和收藏价值。据董宁文在《开卷二〇〇期》“人物”部分的编后记中所言,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以此为契机,“将原先走过的路稍稍回望一下,或者说借机停下脚步,坐在山野或者某一个僻静的地方,喝几杯热茶,想一想曾经走过的或平淡、或艰难的路,想一想无论怎样,这一切都过去了。接下来,还是得向前方继续努力吧!无论能走到哪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吧,因为许多的乐趣其实都是在走的过程中吧!”

董宁文的这段自白,让我生出许多感触。《开卷》创刊18年来,其东家从最初的南京凤凰台饭店,辗转卧龙湖书院,再到如今的天津问津书院,从中可以窥见办刊之艰辛。18年来,除了向会员收取基本的工本费,没有任何商业利润可言,却一期不落地出了200多期,这全靠《开卷》编委的无私奉献,尤其是董宁文的辛勤耕耘。

我不禁想起“七月派”诗人朱健先生在《野坡散记》序中曾调侃“此类书肯定赔本生意也”,说他出版的几本书“唯《逍遥读红楼》早已售完,因‘书名就卖钱’”。可见在商业气息渗透每个角落的大环境下,读书追慕浮华如此。而《开卷》正像一股清流,令人眼明心亮、清热去火。这样兼具诚意与内涵之作,在如今最是难得。

作为小说艺术的镜子

■ 王宏图

近200年前,法国作家司汤达曾有言:“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小说与镜子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浩的作品也莫能例外,他的代表作之一《镜子里的父亲》开宗明义,凸现出镜子在其庞杂的叙述框架中的枢轴功用。游览全书,不难发现,它围绕父亲大半生的经历及其家庭成员,以多声部的方式展现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纷繁诡谲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而他早先的那部长篇《如归旅店》里的中心人物还是那个不服输、竭力维护一己尊严的父亲,只不过作者将时代背景挪移至上世纪前半期。如果从最平常的意义来理解小说与镜子的关系,那么这类小说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可谓汗牛充栋,横跨长时段的史诗性视野与气魄,细腻真切的人物描绘和风俗画面,加上对历史事变或深刻或浮浅的反思,构成了这类写实小说的基本特征。赢得批评家和读者双重喝彩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就素材而言,李浩完全可以依照这一为人耳熟能详的模式,敷衍出诸多清晰精准的篇章。但他偏偏走上了一条迷蒙不明的异路。

李浩笔下的镜子,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祛除了种种偏见的媒介,它并没有忠实无欺地将大千世界一览无余地折射而出;相反,它本身便可成为人们质疑盘诘的对象。显而易见,作者并没有将它固定地矗立在大地某处,它有时居高临下,有

时匍匐在地,有时侧转、扭动,而在上面飘掠而过的是一组组影像,变动不居,或斑斓浓艳或单调暗淡,而父亲一生中的重大关节点、颇富戏剧性的场面一一悉数映现。叙述者执着地探寻着父亲生命的意义,触摸着它与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间难解难分的纠葛。

童年的艰窘、成长的困厄、亲人间温暖而又令人窒息的粘连,不无荒诞意味的历史大潮中个人的随波逐流,种种怪诞发噱的细节(最鲜明的莫过于爷爷几次表演性十足的自杀),打上时代烙印的恋爱婚姻,几代人的生老病死被作者镶嵌在母语般熟稔的乡村生活的背景中。尽管它们并没有依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展示,但散缀在全书各处的众多炫目的碎片最终还是汇聚合成了一幅宏伟的画面,流溢出史诗般的韵味。

李浩笔下的父亲,就其个性特征而言,还不足以成为哈姆莱特、堂·吉珂德或阿Q式的人物。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无缘,他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怯懦、隐忍,历经坎坷磨难,屡遭败绩,终其一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但他苦苦撑持,死抱着最



后一丝尊严和脸面,这也是父亲一世为人的价值之所系。这样的人物在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并不罕见,但李浩笔下的父亲之所以能感染我们,靠的不是传奇性的秘闻野史,而是作品内蕴的风格的力量。

与大量平庸、表达过于顺畅的作品相比,李浩的文本体现出他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他曾明确表示不想写任何“已知”的小说,而这正鲜明地体现了先锋文学的前卫精神。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小说一度异军突起,改写、重塑了当代文学的版图。但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它便趋于式微,而故事性强、贴近现实生活、文笔流畅的作品又一次成为文坛的霸主,人们还美其名曰“好看的小说”,似乎认定小说从来就是、现在便是、未来也将是这类作品。毋庸讳言,它们给人极强的阅读愉悦,但在艺术形式、语言风格方面的创新上却乏善可陈,只是沿袭了前人行之有效的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小说艺术有任何实质性的推进。正是在这点上,李浩将自己和大量沉醉在写“好看小说”的同行拉开了距离,他不想成为一个单纯讲述故事的艺人,而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将小说真正作为一门艺术来打磨,在未知的领域中开拓出新的天地。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先锋姿态使李浩处于与读者的紧张关系之中,不少人指责他自高自大,忽视读者的感受。和那些印数惊人、低三下四地迎合读者的作品相比,李浩卓尔不群的文字无疑会惹恼相当数量的读者,但他对艺术品质坚持不懈的坚守和追求,使当代文学的先锋精神不至于湮没灭迹,为同时代也为后代树立了一个醒目的标杆。